感谢遇见

■ 文法学院 高 蕴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世间一切，都是遇见。就像，冷遇见暖，就有了雨；春遇见冬，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有了生命。”

这是董卿在《朗读者》中说过的一段话，也是《朗读者》节目中第一次和观众的遇见。正是这份遇见，让我们感受到了太多的美好。所以说，遇见仿佛是一种神奇的安排，它是一切的开始。而生活中让我们遇见最多的，便是那些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故事很多，一件一件讲吧。

高中时代，每逢周末，学校附近的超市总会爆满，各种打折促销活动引来了很多人的抢购。我不喜欢挤在人堆里，可打称的地方总有人插队，我便站在外面傻傻的等。突然，打称的阿姨走到我跟前，一把夺过我手里的水果，苦笑着对我说：“小姑娘这么温柔可不行哦！” 看着阿姨帮我打称的身影，心里觉得暖暖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因为很大，所以有好人、有坏人，有好事、有坏事。但是我愿意做好人，行好事。这样，我也会遇到同样对我好的人。

高三最后那段时间，每天被各种试卷、题目压得喘不过气，整个人都是阴沉沉的。一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在学校门口买手抓饼，老板好像看到我有些不开心，在圆圆的手抓饼上，用番茄酱给我画了个大大的笑脸，并且笑着对我说：“高三嘛，挺挺就过去了，加油！”顿时，感觉灰暗的高三生活有些明亮了……

大学新生报到期间，由于家里出现了些事故，爷爷要动手术，全家人都走不开，我只能一个人到学校报到。第一次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还带着沉甸甸的行李，当然是非常无助的，但让我感到幸运的是从下了火车的那一刻，一路走来都会遇见各种陌生人帮我提起沉甸甸的行李，上车、下车、爬楼梯……

这些都是微小而又平凡的事，但人与人之间需要这样的善良与温柔，就算已经过去很久，这些点点滴滴依然能温居在对方和我们心里。此刻，我们便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是被上帝需要的。上帝需要用你的手去拥抱孤独的人，需要用你的口去安慰痛苦的人。因为，人活着是为了爱与被爱。勿以善小而不为，如果千里之堤都能溃于蚁穴，那么大家的点滴善举都不会是枉然的。

改变了一个人，你就改变了世界，因为分子的变化就改变了整体值。做不足道，无法改变世界都是谎言。真正的你是能管理世界并承载上帝乘耀的。

你好，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感谢遇见！

■ 诗香小筑

何时归故里

艺术设计学院 王小莉

漆田的绿车皮
黏附着行客过往的愁盼
回望
乘凉的桂花树在长
童谣依然有人唱
春风吹过屋檐
石阶又披拂新绿
满掬着希望

离开前的街角
雾霭弥漫
听闹闹市与旧摊
再掀不起波澜

窗外
成片的油菜花
然是可爱
正如
日暮平原风过处
菜花香杂豆花香
静谧的阳光
也照在斑驳的墙上
我的依依不舍
挑拣着

蹒跚千山万水
走遍我孤海角
最中意的还是故乡
浮萍归来又离去
不知下一次
何时归故里

年味儿去哪了？

■ 商学院 谭奕奕

记得儿时，每到过年我总要拿出我的新衣服欢欢喜喜和爸妈一起买年货回乡下，那时的门前总有喜庆的春联。除夕来临之际，一家人则在欢声笑语中包饺子嗑瓜子剥甜橘赏春晚。晚些时候便开始放烟花炮竹，这对于小孩来说大概是过年最开心的事了。除夕是要守岁的，以前每到九点、十点便困了，强忍着睡意，等到零点放鞭炮的那一刻。那时候从来没想过将来熬夜已成自己的日常。

而如今，想穿新衣服想吃好吃的就可以自己买了，春联也不知道从何时起撤于张贴，看春晚变成了听春晚，包饺子变成了抢红包，因为年龄的增长，对放烟花也没那么稀罕了，媳笑打闹的小孩变成了低头玩手机的大人，老人也经不住熬总是睡得早。除夕还是除夕，可是除了路途遥遥齐聚一堂之外年味儿却越发淡了。

是时代发展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在时代进步中迷失了自我失去了童真？年味儿到底去哪了？

思来想去，记忆中最浓郁的年味，似乎都在那些“穷苦并快乐着”的日子里，在苦日子里，我们的味觉、嗅觉仿佛更加灵敏，更能够从本不富足的生活中，咀嚼出幸福的年味。所以并不是年味淡了，而是我们的日子好了，口味挑剔了。倘若安静下来，带着颗感恩的心，再来一场“忆苦思甜”，或许在舌尖与心间，都能再找回那浓浓的年味。

当然，有些年味，的确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而“寡淡”了。譬如以前过年，一大家族人，打进了腊月门就开始为春节做准备，各种打扫、采购、制作食物、祭祀，近乎繁琐的民俗，将年味烘托得异常浓郁。再比如，以前过年，内内外外的兄弟姐妹一大帮子，玩耍在一起好不热闹。这些有着“农耕文化”印记的年味，随着我们生活方式和家庭结构的变化，而逐渐远去。

如此想来，客观的变化的确会影响过年的味道，但年味儿浓淡终究是由我们的内心来决定的。我们会为心里真正想要的付诸行动，那么，淡了的年味儿也会因为我们心中所想的样子重新浓郁起来。

青春絮语

幸福肥

■ 商学院 邓紫泮

前几天在朋友圈刷到一篇文章，提醒大家要注意，千万不要小看过年期间没有长胖的人。

为什么呢？

不是她们不会变胖，而是任何时候，她们都有着极致的自律，都不会突然改变饮食习惯。

即便，在春节假期这样最容易放纵身心的时刻，也不例外。当你在忙着玩手机的时候，当你开始对油腻的食物来者不拒，她们依旧会坚持每天去跑步，身材不会走形。

看到这样严格自律的人，我感到极度惭愧。我就是那个每逢佳节胖三斤的人，还属于那种一回家就必然会长胖的人。

年后每遇以前的老同学，他们见面第一句往往是“新年好”，第二句都是“过年长胖了啊”。长胖了，脸又圆了，婴儿肥还没有消，年过得好，这些调侃长胖的话语往往在我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不夸张的讲，我在朋友眼中也算一个很有毅力的人。在学校，每天早上雷打不动的杂粮粥，周末、节假日都没有中断，一直坚持。每天按时早起早睡，不熬夜不睡懒觉。不买零食，不吃零食，三餐八分饱就好。偶尔放纵一下多吃一点，之后立即控制饮食和锻炼跟上。在这样的规律生活下，我带着全身的肉肉在众人眼中伪装成了一个体重不过百的瘦弱女子。然而，所有的所有，一切的规律都在我回家之后打乱了。

回家之后，我妈变着花样的给我做各种好吃的，各种诱惑我多吃点，不能太瘦了。我爸每次在吃饭的时候给我额外夹几块拳头大小的肉，挡都挡不住。我妹把她各式各样的零食分享给我，安慰我她比我胖多了。总之，在家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饿的感觉。无论是饭前饭中还是饭后，总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等着我。在我妈热情又充满渴望的眼神关注下，我不得不每样尝了一点点。

过年回家，家人如何骗你起床的帖子也红暴网络。不夸张的说，基本上所有的方式我都被体验过。甚至，全家人出动叫我起床吃早饭，上至七八十岁的爷爷，下至还在读书的妹妹。

作为一个不赖床的人，我每次回家都有那么一两天需要家人叫我起床。特别是回家第一天，美其名曰回家舟车劳顿辛苦；离家前一天，美其名曰即将舟车劳顿辛苦。其实，我不是赖床，我只是贪恋家人叫我起床的温暖。

在学校的时候，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梦想。不，叫醒你的是冷冰冰的闹钟，提醒你动作快点的是学校的铃声。

在学校时候，按时吃好饭睡好觉锻炼好身体，是为了有健康的体魄努力学习。不，其实是不想在生病脆弱的时候再一个人去冷冰冰的医院。

在学校时候，我们满怀着梦想，努力学习。我们给自己不停的打鸡血，我们背负着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压力。

在家里的时候，什么狗屁理想、学业，我只想晒晒太阳、看看书、陪陪父母，做一个妈妈的乖宝宝。

没有错，无压力、伙食好，我不可避免的长胖了。

可我觉得，这样长胖，没有错啊！我也不后悔啊！这样的胖就是一种幸福肥。这种胖里，蕴含了家人的关爱和家的温暖。

读大学之后，家乡对我们而言，只有冬夏，再无春秋。

中国人是讲究传统、喜欢热闹的集体。包饺子、吃汤圆，不管南北方都讲求团团圆圆。而现在独生子女居多，轮流到双方父母家过年已占主流。那实际上我们还有多少陪伴父母的时间，我们还有多少机会可以吃上父母做的家乡饭？

珍惜过年回家长的每一斤肉，真的是沉甸甸的，那是爸爸妈妈喂猪一样喂出来的。

胖成猪又怎么样？离开家之后，我们又能瘦成一道闪电。

谈文案工作者

母校情结

■ 校友 陈治广

依着时间轴来推算，从 2016 年的十一月份到今年的三月份，我一共从事了两份工作，两份工作的属性不同，一份是实习，一份是现在的正式工作，但是归宿类似，都与文字相关。如此，我也是专业不对口，本学的是经济学（国贸专业），从事的是文案工作，实习的那一份是化妆品产品软文专职写手，现在从事的是批发售卖各国名酒的连锁酒庄的微信软文写手。之所以称为文案，是因为主项是我说的以上两项之外，策划书、年会安排、公司领导发言稿也都是交给我出稿，部门经理审阅的。对此，我且也不谦虚的称自己为“文案工作者”。

与产品软文、微信软文邂逅的功劳来自于自己的小长处——文字功底。诚然，母校校报副刊本就是文字的园地，我如此赤裸裸的在给校报的投稿里说自己有文字功底这个长处还是有点压力的，但是因为与校报自 2014 年结缘后，我对自己的写作水平有了一定的自信，加上从小就喜欢语文，因此，我认为这个长处还是拿得出手的。毕竟，我现在还可以自豪的向《校报》报告：曾经、现在和未来都很喜欢校报的我不再是只会写散文、杂文和短诗的学生，而已经是一家名列梅南省酒业行业金字塔尖的连锁酒庄的专职微信软文写手，首推的软文就得到了公司总经理的认可，我也因此通过了试用考核。

毕业走入社会、开始工作后我发现，大学时代的文字风格和公司的宣传文风必定存在差异，拿公司的一位前辈姐姐来说，她只是一名函授大专的中专生，但是四年的工作经历让她工作起来得心应手，ps、coreldraw 信手拈来，在她的带领下，我熟悉了公司需要的文字风格，学会了一系列新的电脑操作技能，可谓是因此得彼，这就是学校与工作的区别之一，也是学历与能力或是说与经验的区别。所以，到底是学历重要还是能力重要要看工作的属性，有些工作不是博士你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有些工作你是教授但不符合别人的需要也是一种无用的摆设。也许我这样说会引起不小争议，但是，这个问题其实透露的就是学术型与应用型人员的区别，孰轻孰重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而我是将“文案工作者”视为应用型人员，当然这跟我从事的工作有关，因为作为一家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的微信软文写手，我需要将文字实实在在地与公司的产品相结合，由此推出看似广告而又不是广告的营销软文，因此，这是一种应用而不是学术。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很简单，给校报投稿一直是我在母校学习生活的一个部分。我在梅口的微信软文写手岗位上谈“文案工作者”来忆念校报带给我的自信与喜悦。

他说还好 那就好

百味人生

■ 外国语学院 蔡玉芹

一九七四年，我的父亲出生在一个小山村，他从小不喜温书，家人倒也没对他报什么期望，毕竟在那个年代里，能吃饱穿暖就是人生乐事了。

听爷爷说，父亲小时候，喜欢摆弄花鸟虫鱼，他花了两天时间在院子的边上种了一圈儿花草，各式各样的，全是他从山上和隔壁村扯来的苗子。父亲不爱计较，他是家里的第三个儿子，相比精明的大哥二哥，父亲显得有点愚笨了，村里人都说他是个脑袋里全是花花草草的傻孩子，这一点在他们三兄弟成年后显得尤为突出了。在那个年代，孩子成年后分家仿佛是个必须执行的任务，而分家必定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一碗水无法端平，父亲怕爷爷为难，所以在分家的时候，父亲对爷爷说：“爸，大哥二哥想怎么分都行，我这边没问题，我还年轻，不着急娶媳妇儿，你不用想着我。”爷爷只能点头。

不出意料，父亲只分得了一小块田，一山坡贫瘠的土和后院那个用石头堆砌的小池子，而对着大哥二哥分得的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的地，父亲只傻笑的说了声：“还好”。也不出意料，父亲只在那块小田里种了一些稻子，他在分得的那一山坡歪歪扭扭的土里种满了果树，有桃树、梨树、李树、石榴、琵琶、杨梅等各种各样的果木，这可是个大工程，父亲说他花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来栽种。除此之外，他还往那个废弃的小池子里面注满了水，再从稻田里捉了些鱼苗放进池子里，也算是拥有了自己的鱼池吧。

后来，父亲娶了母亲。其实那时候母亲也是挺文艺的，她会吹笛子，喜欢唱歌，父亲则投其所好的向她学习吹笛子，父亲学习能力很强，母亲夸他有天赋，他便因此受到鼓舞去学了其它乐器，所以今天我认识的父亲，拉得一手好二胡。再后来，有了我，那几年，父亲栽种的果树长大了，跟着我一起长大，会走路后的我每天提着一个小背篓到后院山上捡掉到地上的果子，村子里的小孩儿们也来摘，父亲也不说什么，只是笑笑，因此我交到了很多好朋友；池子里的鱼长大了，花花绿绿的，父亲在池子上架了葡萄藤，父亲很爱干净，他不仅把自己拾掇得很清爽，一有时间还把这个小院子打扫得特别干净，到了夏天，整个院子里的人都会坐在这里乘凉，大家一起聊天到深夜才肯回去，很是温馨。

或许，这就是父亲当年说的“还好”吧。

后来，我们搬家了，搬到一个小县城，这里很热闹，尽管是晚上。我们一家从农民转变到别人口中的进城务工人员，我的父亲成为了每天跟钢筋水泥打交道的农民工。那之后我也开始在上学了，跟父亲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每天天还没亮他就跟母亲寒暄几句就走了，很晚才回来，所以跟父亲渐渐疏远也是这个时候吧，才导致后来我跟父亲待在同一空间时，无话可说。有人说成长是一瞬间的事，我特别同意这句话，我是什么时候真正成长的呢？大概是从意识到父亲的不易吧。是在一个演讲比赛活动结束的下午，我得了第一名，迫不及待的想要跟父亲分享，就一股脑儿跑到他打工的地方，到了，我却不愿再向前一步。我看到我的父亲，推着装石头的两轮车，在工地上游走；我看到我的父亲，他满头大汗，却没时间腾出手来擦擦；我看到我的父亲，他全身都是泥浆，也毫不在意。可我的父亲，明明是那么爱干净的人啊。我还是向父亲招手了，没错，他还是我的父亲啊。他向我走来，拿着我得到的奖状和奖品，冲我点点头，我指着他身上的泥水，他笑着说：“还好，没事儿”。我就是在那一瞬间长大的吧，理解了父亲不易，理解了生活不易。后来我妹妹出生了，父亲变得更加忙碌起来，我常常半月不见他一面，只是在一些节假日，我们一家四口能坐在出租屋里热热闹闹的吃晚饭。

我仿佛又再次理解了父亲说的那句“还好”。

时间不是流逝的，流逝的是我们。在县城打拼多年的父亲，终于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了自己的家，母亲担任全职太太，妹妹背上小书包上学了，而我则跻身于高考大军中，每天被老师同学激励着，却终在那场搏斗中失利。我沉默了很久，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他说：“还好，别复读了，太累了”。于是，十八岁的我，第一次踏上了离家的列车，带着不甘，带着梦想，在陌生的城市安营扎寨。我不是不善言辞的人，父亲也不是，但我们很少跟彼此表达自己的内心。我极少打电话给父亲，他应该很忙，偶有几次父亲打电话过来，问问最近的状况，我向他诉说着自己的想法，他只是说一句：自己做主，尽力就行。一学期的大学生活之后，迷茫了很久的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每天去图书馆看书学习，只是最后想再为自己努力一次，也为了父亲。有目标是很好的事，我喜欢自己忙碌的生活状态。

看来，这就是父亲所说的“还好”吧。

我想我的父亲是乐观的，尽管生活从来不曾稍微让他放松一点点，他还是总对生活说还好。父爱如山，而父亲则像一块坚硬的磐石，是我生命最大的支柱。所以尽管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也要常想一二，不思八九，因为父亲说“还好”，那就坏不到哪里去。